

中州名賢集



國朝中州名賢集卷十

良峯倭先生文鈔目錄

上卷附講義

應 詔陳言疏

進古帝王事蹟及古今臣工奏議疏

敬呈管見疏

請進日講疏

請修實政疏

遺摺

答吳竹如司寇書

又答吳東

又答吳書

答竇蘭泉書

又答竇書

答于綱齋書

答費敬廬書

校訂理學宗傳辨正敘

楚南湘潭後學黃舒昂編輯

國朝中州名賢集卷十

良峯倭先生文鈔

應 詔陳言疏

奏爲應

詔陳言仰祈

聖鑒事竊臣蒙古世僕前蒙

先皇帝知遇之恩夙夜祇懼報稱無由我

皇上至德嗣興丕紹

鴻業

受命之初卽告諭內外臣工共矢公忠弼成郅治又復

特詔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諸大端皆得據實密陳誠念

祖宗締造之艱

先帝付託之重兢兢業業勤求上理固非徒循廣言之故事博納諫之虛名已也以臣禱昧何補高深顧念清問之殷敢忘芻蕘之獻謹就

聖諭用人行政推闡言之伏惟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切於嚴辨君子小人方今

寶籙初膺勵精圖治百爾臣工惴惴焉視

九重好尚以爲趨向薄海內外亦莫不延頸舉踵觀

朝廷舉錯以卜昇平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  
吉此其時矣夫君子小人之分藏於心術者難知發於  
事迹者易知類族辨物約有數端敬爲我

皇上陳之大抵君子樸拙小人佞巧君子恬退小人躁  
競君子愛惜人才小人排擠異己君子圖遠大以國家  
元氣爲先小人計目前以聚斂刻薄爲務剛正不撓無  
所阿徇者君子也依違兩可伺候人主喜怒以爲趨避  
者小人也諫爭匡輔爲朝廷補闕拾遺者君子也遷就  
逢迎導人主遂非長傲者小人也進憂危之議悚動當  
心之敬心者君子也動言氣數不畏天變以滋長人君

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每每如此

皇上天直聰明勤學念典孰賢孰否自難逃

聖明洞鑒之中第恐

一人之心思而揣摩者眾

一人之耳目而混淆者多幾微莫辨情偽滋紛愛憎稍涉於偏私取舍將虞其失當此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大禹所以致歎也今欲求知人之道豈有他術哉亦惟皇上好學之心勤求不怠使

聖智益明

聖德益固耳宋臣程顥云古之人君必有訓誦箴諫之

臣惟命老成賢儒俾日親便座相與講論道義以輔聖  
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  
講磨治體以廣聞聽我

朝康熙年間熊賜履上

聖祖仁皇帝疏謂大學衍義一書爲君師天下者之律  
令格例伏願延訪眞儒講求研究務盡其理於是考之  
以六經之文參之以歷代之蹟實體諸躬默念諸衷以  
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慎其選虎賁綴衣  
亦擇其人非聖之書屏而弗讀無益之事戒而弗爲內  
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廣眾之地微而起居言動



之恆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弗備防閑此心者無弗周  
則君志清明君身強固矣臣以爲二臣所言誠人君修  
養身心之益用入行政之原也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  
成就責經筵惟君德成就而後輔弼得其人輔弼得人  
而後天下治然則開講幄以贊

宸修致治要圖莫急於此矣臣學識謏陋無以仰承  
德意謹就管見所及冒昧以陳伏祈

皇上採擇不勝悚惶之至謹

奏

進古帝王事蹟及古今臣工奏議疏

再臣前任

盛京禮部侍郎時公事無多得以流覽史籍因採取古帝王事蹟及古今臣工奏議有裨君德治道者輯成二帙茲特恭錄進

呈伏祈

萬幾之暇

乙覽及之主善爲師法其意不必泥其跡開卷有益體諸身卽可措諸行庶幾吁咈之風堂廉交儆明良之慶今古同符曷勝禱祝謹



敬陳管見疏

奏爲釋服逾期敬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 臣等恭閱邸抄本月十四日御史劉毓楠奏請

崇尚節儉屏絕浮華一摺奉

上諭逆氛肆擾兆姓流離正君臣交儆之時豈上下恬

熙之日我兩宮

皇太后痛念

山陵未安民生未奠孜孜求治宵旰不遑所有內廷供奉業已隨時酌減爾內外大小臣工宜體此意及時振作共濟艱難毋蹈奢靡之習毋貪耳目之娛用副朝廷

崇實黜浮無敢戲豫之至意等因欽此中外臣工祇承  
訓誡自罔不力求儉約矣而臣等尤有過慮者

皇上冲齡御極智慧漸開當此釋服之初吉禮舉行

聖心之敬肆於此分風氣之轉移卽於此始則玩好之  
漸可慮也游觀之漸可慮也興作之漸可慮也嗜好之  
端一開不惟有以分

誦讀之心而海內之仰窺意旨者且將從風而靡安危  
治亂之幾其端甚微而所關甚鉅可無慎乎方今軍務  
未平生民塗炭時艱蒿目百孔千瘡誠如

聖諭正君臣交儆之時非上下恬熙之日也伏願

皇上恪遵

慈訓時時以憂勤惕厲爲心事事以逸樂便安爲戒屏  
玩好以節嗜欲慎遊觀以定心志省興作以惜物力凡  
內廷服御一切用項稍涉浮靡概從裁減雖向例所有  
亦不妨量爲撙節如是則外物之紛華不接於耳目詩  
書之啟迪益斂夫心思將見

聖學日新

聖德日固而去奢從儉之風亦自不令而行矣臣等區  
區愚悃爲杜漸防微起見不揣冒昧謹合詞恭摺具陳  
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進日講疏

奏爲敬瀝下忱請進日講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聞考古可以知今慎終必先圖始自來求治之君或於便殿涉覽羣書或於經筵講求古訓本集思廣益之心爲勤學好問之事豈過爲是勞苦哉蓋是非悉昭於千古法戒卽辨於一心心以有所慕而思奮舍己乃可以從人心以有所畏而知警思艱乃可以圖易古之人主所以致治太平者其道由此去年秋開京師

盛傳



皇太后特簡廷臣進講通鑑風聲所布中外欣欣罔不以手加額曰此帝王所不數見之盛事

皇太后垂念及此此誠社稷生民之福也一時士大夫同心向道爭自濯磨咸謂

皇太后聖明天縱猶孜孜好學如是我輩宜何如砥礪勉爲

國家有用之才爭向書肆購求通鑑所有善本爲之紙貴可見上行下效感應之機捷於桴鼓若使見諸實事著爲令典其鼓舞更不知何如矣乃自去秋至今未見舉行自以政務殷繁暫爲停緩耳以

皇太后求治之誠豈有始勤終怠之慮哉但今天下望  
治情殷美意爭傳於萬口實政未舉於一朝論者以  
朝廷有此善舉而諸臣不克贊成其事誠可惜也或謂  
今日之務宜求實濟不必沾沾於具文不知具文與實  
濟不分於迹而分於心心之不存雖帝典王謨皆可視  
爲具文而無關體要心之所屬雖衢謳巷議皆有資於  
實濟而爲益身心況通鑑一書備詳治忽之由足定從  
違之準尤治天下者所急宜留意者也伏願  
皇太后明降諭旨誨日進講以

天亶之聰明

日新之學問不惟

聖治彌臻美備中外共仰精勤而我

皇上好學之心日聞

茲訓亦必益思奮勉矣

奴才

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再通鑑一書卷帙浩繁似可擇其有關治亂得失者日講一二事此外無庸徧及以歸簡易至致治之理莫備於經若取四書五經中切要之言俾講官衍爲講義敷

陳推闡與史鑑互相發明則裨益

聖德尤非淺鮮附片謹

奏伏候

聖裁

卷之十

請修實政疏

奏爲

上天示警宜修政以弭災變恭摺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七日恭讀

上諭本日神武門內敬事房木庫不戒於火亟應恐懼  
修省寅畏

天威等因欽此夫所謂恐懼修省者非徒託諸空言所  
貴見之實事不知

綸音布告將姑爲是說飾一時之耳目耶抑誠心感發  
實欲見之躬行耶躬行則力崇節儉紛華靡麗必捐也

辨色視朝逸樂宴安必戒也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忠言  
讜論必樂聞也召對臣工旁咨博採民情吏治必周悉  
也是之謂真恐懼是之謂真修省若惟是言焉而已恐  
天心難格而災變之來未易弭也人情履患難則懼懼  
則敬心生處安樂則怠怠則肆心起故善始者繁克終  
者鮮

皇上御極之初

皇太后垂簾聽政維時甫經變亂兢兢業業

宵旰靡遺薄海臣民莫不欣然望治近年以來精勤之  
意稍遜於前矣是以月食再見冬雪愆期本年次辛

祈穀烈風大作禁城以內屢有火災此固

天心仁愛不憚殷勤示警使之慎始而圖終也伏望

皇太后

皇上常思時事之艱難無忘庚申之憂患不以恐懼修  
省爲誥誡之虛文而以恐懼修省行敬天之實政庶災  
變可弭祥和可致矣

奴才

愚昧之見激切直陳伏祈

聖鑒謹

奏





遺摺

奏為

天恩未報病勢垂危伏枕哀鳴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

自去冬患生瘰癧屢次蒙

恩賞假調理本月十七日復蒙

賞給人蔘六兩以資調理

聖恩高厚感激涕零滿望漸次就痊藉圖報稱孰料受

病既久氣血已虧延至二十一日懨懨一息魂氣將離

伏念奴才

蒙古世僕深受

國恩由道光己丑科進士改庶吉士由翰詹游擢卿貳

咸豐四年蒙

文宗顯皇帝特達之知

命在上書房行走旋授盛京禮部侍郎調補戶部侍郎  
皇上御極元年授工部尙書奉

皇太后懿旨命在弘德殿行走授文淵閣大學士本年  
三月授文華殿大學士仰荷

天恩至優至渥迺涓埃未報福薄災生自分此身長辭  
盛世彌留之際敢竭愚忱方今雨暘不時偏災迭見財  
用旣耗憂患方深際茲時事之艱難全賴

宸衷之修省伏望

皇太后勤求治理思患豫防勿忘庚申之變

皇上春秋日富允宜

恪盡孝道奉侍

兩宮以爲治平之本

懋修聖德益勵聖功毋以誦讀爲具文毋以詩書爲迂  
闊至於

親政之後存心務極寬大御下總歸仁厚聲色玩好屏

之務嚴佞倖匪人遠之務力奴才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呼吸餘生彌增依戀謹口授遺摺令奴才次子福綸代

繕恭遞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答吳竹如司寇書

前承手書久稽裁答陽月初復由京寄到賜札及方魯生先生性述三卷答書一册反覆玩讀方君向道之切從善之勇誠爲難得然非閣下窮理精密剖析分明其何以返迷途而歸諸大道哉欽佩欽佩抑弟更有進者講學以爲行也明體必須達用明善尤貴誠身我輩今日宜就當下地位講求踐履步步踏實盡一分職分卽盡一分性分方見講學實功不是空談心性閣下以爲然否年來輯就帝王盛軌輔弼嘉謨二册每條各註數語冀劾微忱并摘錄方存之先生俟命錄有關時事者

數十條進呈

御覽容當奉政昨聞陳臬畿輔較之籌畫度支自易爲力未稔已抵任否

又柬

承示爲學大指各條所見極爲精密當卽遵論增入事天之學亦事心而已矣二語未免沿襲心卽理也之誤衡以孟子存心養性之旨語意實不完備以一時之見輕易立言蓋雖一字之微而粗率苟簡病痛已不少矣不經指示何由知之耶

又答吳竹如書

方君魯生果力精心學求自得乃能一變至道盡棄所學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亦足徵閣下肅啟之功爲甚鉅矣欽佩欽佩未識所著性述可寄一讀否蘭泉及蔣楊二公書皆有所見亦皆不悖於理竊意道理甚活原難膠柱鼓瑟人能隨時隨地做得一分卽補救一分於世未爲無益不必定以肥遯爲高也三代後名臣鉅儒立功當代者不知有多少遷就處必欲事事盡如吾意而後可行其志則惟有巖居穴處耳進退兩途各有公私進爲利濟公也爲祿位則私矣退爲傳道公也爲立



名則私矣公私之辨自問何如耳程子爲條例司官康  
節投劾去何益都是一團春意思之甚有餘味

答竇蘭泉書

仲春十六日接讀手教拳拳以語言去就之義見規義  
正辭嚴直同棒喝所謂養成自欺之意不能舍依違遷  
就而更有所爲尤洞見癥結非閣下愛我之深何克有  
此感謝感謝某仰荷

聖恩無能報稱自遷民部兼管地方思欲就當下職分  
竭力爲之以期稍酬高厚權度支慎出納正身率屬察  
吏安民庶幾遼海乂安紓

九重東顧之憂而德薄身微百無一補素餐苟祿實難  
附於抱關擊柝之流中夜旁皇且恨且愧年來旁無疆

輔心性日荒利害得失不免牽制於中以致諸多蹉過  
今敬聞命矣自當盡慮竭中勉副良友厚望第恐見事  
不明積誠不至有言之名不獲收言之效耳士君子窮  
達皆有事隨時隨地皆可及物亦皆可報

國書院一席非止爲餽口計也惟閣下勉圖之拜讀大  
著書經論言理氣甚詳似與經旨無涉未免強題就我  
格物謂格小學之物所見尤拘程朱論格致之義至精  
且備學者不患無蹊徑可尋何必另立新說滋後人之  
惑耶講學最忌一我字自闢一解以爲獨得之奇而旁  
徵博引以證其是此是己見爲害姚江正坐此失不可

不察也竊意讀古人書宜返躬體驗以畜其德若徒尋  
題作文字卽說得是亦是虛車況未必是乎此雖語言  
小失而本原之地措施之閒受病恐不少矣管見所及  
是否請教所爲尤洞見厥意非閣下愛我之深佩亦有

此感謝感謝某仰荷

聖恩無報惟自遷民卸兼管地方想欲就高下職分  
竭力爲之以期稍酬高厚權度支慎出納正身率屬奈  
吏安民庶幾遵再父交符

九真來顧之憂而德薄身微百無一補素衣何感

附於後歸學解之流中夜夢全且恨

輔心性其荒利害得失天地牽制於中其所以多感也  
今做陶命來自當盡處窮中難識夏友厚學其心冠非  
其明精誠不至有言之名不獲取言之受其士之  
遂皆有專隨時地地宜可及物亦皆可教

國書院一席非止為餽口計也惟閣下勉勵之拜感大

者書經論言理氣甚詳似與程說無涉我况聖道統我

格物謂格小學之物所勉尤期程朱論格致之義至精

且備則本和惠無礙而得則正統說與後人志

致耶語學最忠其我來自關其解疑為獨得之奇而亦

依博學以證其是此是已見為害則江正坐此夫不可

又答竇蘭泉書

九秋廿一日接奉手書知前函已達尊聽反復讀之似未深察鄙意而固執之見未免形諸楮墨間矣甚矣已見之不易除而省察克治之功不可一日緩也請卽前書之意而復申其說惟閣下平心教之大學格物就本節觀之物卽身心家國天下之物格物卽格修齊治平之理文義本極明顯至格物之方或察之念慮之微或考之事爲之著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朱子教人無餘蘊矣本此致力功夫豈不切實何必定以爲格小學之物始足救姚江之失耶以小學爲做人根

本躬行實踐如許魯齋之奉如師保則可若欲作格物  
註腳則鑿矣欲挽空虛之弊反蹈偏執之愆誠未見其  
可也周易一書廣大悉備朱子之主卜筮與程傳之講  
義理皆在廣大範圍之中何嘗顯背孔子更不得以此  
爲比矣某所謂讀古人書反躬體驗者如讀尙書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卽思我之制心制事如何讀大學格物  
卽思我之格物如何切實體察未能必求其能己能益  
求其至如此方能蓄德方爲有益若惟是辨理氣闢良  
知連篇累牘曰吾以救前人之失也此之謂尋題目做  
文字卽說得是於座下何與某所謂徒長浮夸者以此

非謂讀書有得不可宣之於言也來示云書院之地不能人人講學是誠然矣然以誠心行之殷勤勸誘人性皆善必有聞而興起者能感化一二人卽爲

國家儲一二人之用安在書院一席不能及物報

國耶無論時事如何而此一段與人爲善之熱腸斷冷不得是卽所謂仁也閣下以書院爲養閒散之人而視今之生徒似有鄙夷不屑之意恐非仁人之所以存心而反躬責己之道或有所未盡乎某德業荒蕪於所知之理未能踐行一二何敢侈談於有道之前惟承閣下相愛之深既有所見證難默默然亦不敢以爲是也答



問七篇析理甚精無疑可獻友朋講學之樂令人欽羨  
不已手此復候道履諸惟詳教爲幸

答于綱齋書

聖賢之言義各有當意爲牽合便有通不去處中和以性情言致字是裡面工夫日用倫常以行事言雖亦離心不得然究屬外邊事來示以春風沂水隨事隨時盡道爲致和工夫似嫌牽涉戒懼以存天命之本然是常存敬畏無時不然慎獨以遏人欲之萌是於念慮初動時又加一番警惕工夫雖是兩層其實一串事我輩今日爲學惟有恪遵朱註由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由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讀書窮理於倫常日用務求盡道而不事空談則

內外交修動靜相養庶於中和境地或可幾及乎似不  
須在文義上生疑門戶上起見也

答費敬廬書

承惠手書知金華四子之鄉復有力肩斯道粹然學謙  
洛關間之學如先生者讀之不樂且喜且愧來示鞭辟  
近裏具微爲己實功所論諸儒是非純駁亦皆洞見其  
微銖兩悉稱非析理精深何以能此欽佩欽佩學之不  
講久矣求一跳出流俗以聖賢爲必可學而立志以求  
之者殊不易得噫此人才之所以不振而世運因以日  
衰也夫學豈有異術哉此道經程朱辨明後學者惟有  
篤信敏求如昔賢所云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  
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

求盡分雜曰孳孳不敢一息稍寬庶德脩行立而有以  
進於聖賢之途矣弟於學雖稍有所窺而功力未逮爲  
善不能盡其量去惡不能盡其根光陰遲暮常恐不免  
小人之歸先生誤聽虛聲殷殷垂問若以弟爲近於道  
者三復教言倍增慙慙然因愧生憤勉爲末路之圖則  
受賜多矣手此奉覆惟努力進脩爲禱

校訂理學宗傳辨正敘

孫夏峰先生理學宗傳一書平列十一子爲大宗意欲  
調停兩可歸於一家而特病其混然而無以別也夫學  
必合於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乃可以信今而傳後  
濂洛關閩上接孔孟爲吾道正宗自宋至今學者尊之  
與四子書竝重豈其他偏頗之學所可同日語者永城  
劉先生取夏峰之書辨而正之統緒分明釐然不紊可  
謂趨向端而取舍審矣是編予得之同年友丁用培處  
而未知劉先生之名藏之篋中歷有年所吳竹如司寇  
見而好之以爲有裨後學欲付剞劂以廣其傳因爲補

其缺略增以按語復取羅羅山王學辨附於後此編遂  
爲完書嗟夫二公之心豈故與前賢牴牾哉蓋必如是  
而後天理正人心安而學術是非之辨始大明於天下  
此敘未收入遺書內今從理學宗傳辨正錄出 案  
敘內所謂永城劉先生諱廷詔字虞卿歷任考城孟  
津兩縣學官著理學宗傳辨正十六卷其姪孫劉國  
輔觀陸傳其家學著有恕齋詩稿恕齋文稿恕齋口  
記家規集畧補讀理學宗傳辨正劄記讀良峯日記  
劄記讀拙修集劄記等書附記篇末備攷 舒昂識

楚南湘潭後學黃舒昂編輯

國朝中州名賢集卷十

良峯倭先生講義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臣謹案此伊尹勉太甲修德因舉成湯之與人檢身以爲法也人主治天下全在輔佐有人其不世之才體用兼備者斷難多得若盡人求蘊取善之量隘矣所以湯當日與人因其才之大小取而用之卽一技一能皆可驅使但求有裨實用決不求全責備孟子云立賢無方正謂此也至於人主一身爲天下治亂之原身正不令而行身不正雖令不從所關甚重若



不時時加意檢點必至狃於宴安種種弊端因之而起試觀湯日新又新改過不吝不敢一時疏忽惟恐有不及檢點之處省身工夫嚴密若是所以懋昭大德而表正萬邦與昔周公謂魯公無求備於一人武王受丹書銘諸物以自警聖人與人檢身無不如此蓋必責人恕而後天下無棄材律已嚴而後一身無過舉此治天下者所當奉以爲法也

學而時習之 至 君子乎

臣 謹案論語首章言學是聖人喫緊爲人語世上無人不當學帝王之學爲天下治亂所關宗社民生所

係尤爲緊要朱子恐人不知所學何事注中提出一性字能盡其性始能盡人性盡物性堯舜禹湯文武皆是先覺湯之日新又新文之緝熙敬止皆是時習樣子今日必須立起志來以古聖先賢爲法未知必求其知未能必求其能如此日有孜孜雖與堯舜禹湯文武比烈可也望

聖明勉之 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卽學於古訓乃有獲之意師心自用斷不能明善復初

其爲人也孝弟 至本與

臣謹案孩提知愛少長知敬孝弟原是人之本性只爲上失其教小民倫理日乖不孝不弟遂至犯上作亂故民之無良君上惟當自責於本根上專心用力求無愧於倫常由此仁民愛物皆從親親推去孝經云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卽此義也 在上不驕制節謹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雖是說諸侯卿大夫之孝天子亦當如此不可不知首章言學次章便言孝弟可見孝弟是學之大綱人生最當著力處

巧言令色鮮矣仁

臣謹案此言觀人之法言色皆從心生出注中務以  
悅人最爲誅心之論巧言說得好聽令色作得好看  
此等人純是一團驚外之心求人喜悅尙何天理之  
有朝廷若受其欺而信用之所損於君德匪細故人  
君以知人爲急

道千乘之國至以時

臣謹案此言治國之要亦是治天下之要敬爲萬事  
之綱一言一動尙不可忽況國事乎事無論大小均  
於一念便思及治亂所關行於一時便念到安危所  
係如何敢不兢兢業業至於信乃上下相孚之樞紐

法令一使人有所率循賞罰公使人有所激勸布一  
詔旨四方諒其不欺創一制度百年守而不變是之  
謂信國用奢儉不但關乎經費并且係乎君心一有  
不節卽爲敗度敗禮之根如寡嗜慾省工作止遊散  
皆是節用之事必如此則財有餘裕而國用不至匱  
乏民者國之本也古之人君視民如子一民飢如己  
飢一民寒如己寒必使無一夫不得其所書曰撫我  
則后虐我則讎可不愛乎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臣謹案此言人雖有過未可概棄也非謂過不妨有

亦非謂必待有過始可知入蓋以人心之邪正難知  
行事之差矣易見卽差失之中而邪正判焉君子存  
心恕行事常過於厚小人存心刻行事常過於薄其  
黨類不同也衡人者觀其厚而知爲忠恕之君子觀  
其薄而知爲殘忍之小人忠恕仁也殘忍不仁也行  
爲各殊性情因之互見不可由顯而知其微哉聖人  
恐人以過棄人故其言如此宋真德秀曰人君於臣  
下之過當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愛  
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然其心不矣爲仁人君原  
其心而略其過可也若奸邪之人工於掩覆雖若無

過可指而其心何如哉德秀此言尤得聖人言外之

旨曰四方其不厭制一制反自平乎

願無伐善無施勞不但謂乎施勞且修

臣謹案此顏子之學因夫子教之言志而自明所願

也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無伐

無施者不自有其善與勞也常人已私未克有善不

免自矜有勞不免自負誇大之心一生則善勞皆不

足稱而適形其器量淺隘此書所謂有其善喪厥善

人矜其能喪厥功也顏子見得善為性所固有雖達修

不意尚德於古多厲勞為職所當為雖利濟為懷尚

恐於人多負不知其善何伐之有不知其勞何施之  
有顏子若無若虛不自滿假故其願有如此帝舜稱  
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  
與汝爭功禹有聖人之德而建平水土初無一毫矜  
伐之意蓋自古聖賢莫不以謙讓爲心滿盈爲戒所  
以德益大而功彌遠與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至器之

臣謹案此言君子待人甚寬而律己則甚嚴也君子  
之心恕而公恕則不刻而事之也易公則無私而說  
之也難何以見其難說而易事也君子一心窺伺者



衆或投其所喜或乘其所怒或誤以甘言或誘以玩  
好或謂時事已安而導以逸樂或謂方正難近而試  
以善柔中無所主鮮不爲其所中君子則毅然絕之  
如漢文帝之卻駿馬唐太宗之斥佞人內不蔽於心  
外不誘於物所謂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其難說如此  
及其使人則兼收并蓄不拘一格有才者使盡其才  
有德者使成其德不以一善掩大德亦不以短馭屈  
長材如器之大小貴賤各適其用而不必相兼所謂  
使人也器之其易事又如此是蓋有清心寡慾之功  
包涵漏覆之量人不敢干以私則黃緣絕而天下之

人心以正士皆得以自効則登進廣而人才之成就  
必多豈非公恕之心所全者大哉若小人則反是矣  
畏聖人之言

臣謹案此章君子有三畏而終於畏聖人之言聖人  
固本天命以立言者也典册昭垂自修身以至治國  
平天下鉅細精粗理無不備本之則治違之則亂若  
規矩準繩之不可易焉自世教衰微誦聖人之言者  
或徒爲口耳之資或視爲梯榮之徑讀其書不知其  
味且相背而馳者比比然矣君子見得聖人所言無  
非天理或親切指示令人心悅誠服或嚴切指陳不

覺內勘多愧慄慄焉如對師保如臨父母一言一行  
惟恐有違聖訓而無以爲人則因言以求聖人之心  
學聖人之學而皆由一念之畏充之史稱太公望陳  
丹書武王拜而受之惕若戒懼銘於物以自警非卽  
畏聖言之心乎學君子者當以武王爲法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至仰之

臣謹案此子貢以改過望人而勉人爲君子也人非  
聖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常人憚於改過  
一有錯失每多掩飾唯恐人知是重其過也久之私  
欲日深而本體之明或幾乎息矣君子之心光明正

大偶然有過絕不隱諱如日月之食分秒虧缺無不  
共見及其更也如日月虧而復圓貞明之體一無所  
損而人皆仰之此其所以爲君子之過而無害其爲  
君子乎是蓋反身克己以省察刻厲爲先以因循欺  
飾爲戒有過未嘗不知知之不使復行幾於無過心  
性之地自益見其光明也伊尹美成湯之德曰改過  
不吝孟子謂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自古聖賢進  
德修業未有不由於此者人可不勉爲君子乎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謹案此聖人示人以知人之要也人品之邪正朝

廷之用舍係焉不可不知而其要在於知言蓋人心之動因言以宣聽其語言之當否卽可知其心術之邪正若不知言則則正何由而辨將無以知人而定用舍也此言之不可不知也雖然言豈易知哉宋真德秀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此因言觀人之法也然緘默不言有似乎寡敷陳無隱有似乎多苟不察焉則懷奸者得吉人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當理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其不同之實斯真知之矣然則知人者其

必讀書窮理而後可哉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臣謹案此孟子斥言利之非而以仁義救天下萬世也時至戰國仁義道衰一時游說之徒皆以功利干進而時君多信好之故孟子至梁惠王以利吾國問王求利國是一己之私也王私一己人亦各私一己爭奪風起而患不可勝言矣孟子曰何必曰利謂利斷不可言也又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仁以愛人可以懷保四海義以處事可以治理萬幾不言利而自無不利而已矣者舍此無善道也夫世當人欲橫流之

日與言仁義鮮不以爲迂而斥之不知王道之外無  
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三代之  
世所以人心正風俗醇治隆於上而教行於下者以  
仁義故也後世吏治壞民心漓廉恥道喪而寇賊日  
興者以利故也千古治亂之幾莫不由此孟子七篇  
反復辨論大抵不外此旨所以拔本塞源撥亂世而  
反之正也治國者何去何從尙其深思而明辨之哉

跋

中州居天下之中風雨之所和會河嶽之所鍾毓先聖  
昔賢流風餘韻之所薰被故名臣大儒往往出於其間  
而其至者尤足以撐拄綱常維持學術使聖賢相傳之  
一脈其淵源延續永不絕於寰宇猗歟盛已昔潛庵湯  
子撰洛學編逮明儒而止博陵尹先生以夏峯潛庵逸  
庵起庵敬庵靜庵蟬庵七君子繼之爲續編及陳文恭  
撫豫增李氏禮山詳見凝道錄中於是有中州八君子  
之稱中州之學於斯稱極盛矣今儀徵 陳大中丞前  
觀察大梁重建睢陽洛學書院並建洛賢祠祀湯子上



及夏峯後及李文清倭文端俾豫人士有所觀感興起  
以勉於學其用意爲最深且摯顧以不佞主講此間已  
歷數年而不能發明洛賢之學以與諸生相砥礪是負  
中丞之盛德也今春二月爰取洛賢文集精爲擇之裒  
集十卷付之梓人額曰洛賢文鈔其詩鈔語錄講義學  
規等侯彙刻總集爲中州名賢集極知僭踰不敢輕言  
纂述然以夙昔企仰之私又不能自已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覽是編者溯伊洛之淵源景前喆之風流出  
則黼黻

皇猷入則篤修儒術古今人未嘗不相及也是則大

中丞倡明洛學之至願也夫

光緒十七年秋七月望日楚南湘潭後學黃舒昂謹識